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五

起本初元年盡桓帝永壽二年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

諱繼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諡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諱繼之字曰繼在位一

年改元二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

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

郎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屬光祿勳

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

高第者上名牒

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貨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預也名牒者書名于牒上之

當以次

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爲勃

海王 海水溢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天下 帝少而聰慧嘗

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賢曰跋扈晉書梁也今按爾雅山卑而大曰扈跋者不由踐趾

而行言冀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

扈補註一日扈魚梁也大魚不爲梁制踰而過之曰跋扈 冀

聞深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帝苦煩甚使

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尙能言曰食煮餅今腹

中悶得水尙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

九歲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

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

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

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

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
與人身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
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
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與得書乃召
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蒜於賈帝爲兄尊也宜立爲嗣朝
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初
平原王翼旣貶歸河間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
蠡吾縣前漢屬涿郡時屬河間國翼曰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翼父河間孝王開也順帝許之翼卒子
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眾
論翼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翼曰將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

累世椒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

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

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

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

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懼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

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

以眾心屬於清河王冀望可立也

復以書勸冀

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

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

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

其日卽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

皇帝於靜陵

晉曰靜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

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晉曰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歲刑亦在北宮故

日合於

易經龍戰之會

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陰疑於陽也

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

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

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

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

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暉

樂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爲孝

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

樂成縣屬河間國

謚吾

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賢曰博陵本蠡吾縣之地也陵在今瀛州博野縣西皆

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以議郎汝南陳蕃

爲樂安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辟勤來候

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及爲樂安太守一無所交唯與郡人周璆往還璆高潔之士也前後郡守莫能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設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薦之於蕃蕃與相見問其妻子而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庾氏爲博園貴人貴人諱明本蓋吾侯之媵妾博園博陵寢園。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甚音便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止

諱志章帝曾孫靈吾侯異之子諡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古今注諱志之字曰意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七建和三年和平一年元嘉二年永興二年永壽三年延熹九年永嘉二年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東師不見黃璽為魏郡太守以其狀上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璽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孫琬方七歲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璽大奇之即以其言應詔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

譙縣屬沛國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遁亭侯便為阜陵王

阜陵王延傳國五世至代代薨無子國絕今以

便紹

五月郡國六地震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

尉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為大鴻臚光祿勳乃為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云光祿勳杜喬舉淑方正今從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

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

吾戾惺為渤海王以奉鴻祀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

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

胡廣為安樂侯

按廣傳封清陽縣之安樂鄉

趙戒為廚亭侯袁湯為安國侯

安國

亦亭侯

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

按曹騰傳廣騰及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杜喬諫

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

典誥之篇哉

補註典誥之篇謂祖宗之垂訓也

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

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

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

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

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

前書晉義曰資利也

班爵位而物無

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考異曰喬傳此章在為太尉前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考異曰皇后紀

袁紀在為太尉後今從袁紀

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歷考之七月

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八月字

梁冀欲

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

漢書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

其禮爲二萬斤儀禮納采用雁鄭元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雁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主以聘女鄭元曰士大夫以上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制雖異爲玉同也時依孝惠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依舊典乘馬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蓋每端二丈也冀屬喬舉汜宮爲尙

書汜姓

喬以宮爲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前

太尉胡廣爲司空宦者唐衡左悺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

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

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其立赫事

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爲天子以嵩爲公嵩罵之文

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

尉氏縣屬陳留

郡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鰭等交通請逮按罪

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

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

據奏前事

前事卽文鰭事也

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

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

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

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

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賢曰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

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

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

固字子堅漢中南鄉人司徒邵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鼎

者頂有骨如鼎足也隱犀者伏犀也謂骨當額而上入於髮際而隱起也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改易姓

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

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邵子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于風角星算

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四方之士多慕其風咸來就學曰

是復爲李公矣及其死也弟子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

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其集其言論事迹以

爲德行一篇冀使人曾杜喬曰早從宜賢曰從宜令其自盡也妻子可得全

喬不肖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

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城北即夏

門亭也

固弟子汝南郭亮尙未冠左提章鉞

賢曰章謂所上章也

右秉鈇鉞詣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南陽董班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
不交非類常耕澤畔惡衣蔬食及聞固死乃星行奔赴與亮俱
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阿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
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
何爲以死相懼邪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
敢不踣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
喬故掾陳畱揚匡少好學常教授外黃補蘄長政有異績遷平原
令恥與中常侍徐璜兄共事託疾收禾而去至是聞喬死號泣星
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

吏著赤幘

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

官從事執之以聞

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郎官非法者

太后赦之匡因詣闕

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將喪還家河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初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至是固喬舉尸路傍而胡廣趙戒袁湯俱封侯云梁冀出吳祐爲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融嚴之子也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歷武都南郡太守嘗三入東觀著述教育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初懲於鄧氏不敢復忤權勢遂爲梁冀草奏李固爲正直所羞

范曄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于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

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暉為從事中郎薦樂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子大將軍府長為高第穆同郡趙康叔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時人服其度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成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三月戊辰帝

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羌寇廣漢屬國

安帝以屬國北都尉為屬漢

屬國都尉

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夏四月丙子封帝弟

頽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五月

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

清河爲甘陵

以孝德皇陵爲國名

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爲甘陵王

經縣屬安

平國賢曰今貝州經城縣

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己建和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

肉似羊肺或大如手

八月乙丑有星孛於天市

前書天文志候星中四星曰天

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彗星附之爲徙市易都

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

震庚寅地又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

以司徒

袁湯爲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爲司徒

是歲前朗陵侯相荀淑

卒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博學有高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蒞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

儉緄靖徽汪爽肅專

緄音哀又音昆

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而靖爽才

德爲最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慈明爽之字叔慈靖之字也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名其里曰高陽里杜佑曰潁川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卽西豪里潁陰縣屬汝南郡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慎敔檮戡大臨廙降庭堅仲容叔達○潁音頴數音艾厲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以同郡平聲檮音傳敵音引

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前後九辟公府年輩

遠在臺前引以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

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爲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

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注寔知

非其人懷微請見賢曰檄板以書高倫之教書言曰此人不宜用

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

託也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賢曰綸氏縣屬魏倫謂眾人

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

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禮記坊記曰

知故人是也善則稱君過

則稱己則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邱

民作也
長賢曰太邱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

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民有

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

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

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

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

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

性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脩云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阜白

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李膺字元禮膺祖脩爲太尉父益爲趙相諸

宗竝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

國語等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

日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招音翹

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

家爾道爲貴

詔徵蜀郡處士張楷不至楷字公超以春秋教授

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旣又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可見後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妄言授術於楷坐繫二年恆誦經籍作尙書注竟以無驗得釋至是帝以安車聘之楷辭疾篤不行年七十終於家

相帝建和三年至和平元年

興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
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后諱嫡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
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詔治韓詩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書置於
左右以自監戒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並
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陽
嘉三年立爲皇后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
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謫輒降服求愆及沖質時臨朝秉政夙夜勤
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慙
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甯而兄大將
軍冀鳩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遂立桓
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寵以此天下失望 三月

車駕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竝前合

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襄城陽翟二縣皆屬潁川郡歲入

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漢制公主儀服同公侯紫紱長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縹紺長

二丈一尺三百首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顰齒

笑顰音匾上聲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止輶車埤幘狹冠

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輶音輶埤卑同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

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

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

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

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鎖圖以雲氣仙靈臺

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珍怪充積藏室遠致

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嶺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閒翼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

遊觀第內

毛晃曰輦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

多從倡伎鳴鐘吹簫酣謳竟路

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索千金又多拓林苑西至宏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邱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係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

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

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姓也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

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

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紫金紫磨金也亦謂之鏐。鏐音流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

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七千餘萬余按此以萬萬為億也

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

略婦女毆擊吏卒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已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所在怨毒毒痛侍御

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

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武王衣銘云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云以鏡自

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

如升堂遺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賢曰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

羣公之首

賢曰冀絕
席於三公

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

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

賢曰水災
及蝗蟲也

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

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撈掠割剝彊令充足

撈音

彭掠

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

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

賢曰賊
殺也

又掠奪百姓

皆託之尊府

尊府指大
將軍府

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

昔永利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

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

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利內非仁愛之心

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其

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腹危自

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翼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竝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牛出入呬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卽墮落水中令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本草圖經曰伺其吐出乃喝迫卽落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鷄子黃其垂疊可揭輕虛而氣香爲佳又云此有四種喝迫而

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劍得者名心黃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不及喝迫得者最勝 京兆

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篤字叔堅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欲寫而無紙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極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爲遽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舉孝廉累遷左馮翊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既失梁冀旨而以病免歸教授家巷越嶠太守李文德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之曰吾昧爽

柳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閒而作洋洋乎
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
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且吾自束脩
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及卒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
虞貴人曰孝崇皇后宮曰永樂

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
北入門內有永樂宮

置太僕少

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

秋七月梓

潼山崩

梓潼縣屬廣漢郡賢曰
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尙書蜀郡

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尙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

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賢曰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

音義曰漢有靜室令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車有故諸侯

人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陳靈公如夏徵舒之家為徵舒所弑齊莊公如崔杼之家亦為杼所

試

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紫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

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

夜立服入廟居廟間執戟立於廟門侍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東震

之子也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

愍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

祿不入私室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及帝卽位

以明尚書徵入勸講累遷侍中尚書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

食司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北匈奴呼衍王寇伊

吾收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遵將兵救之至
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初上虞戴就仕郡爲
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
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備至就忼慷直辭色
不變容又燒鐏斧鐏音吳又音華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
令冷每上彭考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又臥就於覆船下
以馬通蕭之馬通馬矢也 一日二夜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
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
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
寔君何故以骨肉扞扞耶就據地答言卿雖受命固宜申斷寔毒
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治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忸行

無義世習也。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

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

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既而東溟劉寵爲會稽太守舉

就孝廉爲光祿主事龍在郡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

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脣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賢曰若邪

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

鄙生未嘗識郡朝郡聽事曰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

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年老遭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

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時人號寵爲一錢太守今越州城西四

十五里錢清鎮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十一月辛巳京師地

卽父老送寵處

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

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

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觀快忽忘也

突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賢曰厭欲妄或

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賢曰易曰括囊無咎

言持祿而已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

下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

令垢斲上下怠懈百姓翫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

術豈必體舜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賢曰禮

綻裂初綻請補綴余謂綻裂之綻非此義此發釋補綻也詩云破穢請來旋是其義也○旋音梭柱音主初音尼鄰切隨形

裁割要措斯世於安甯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制

也執權

者隨物之輕重爲權
之進退以取平也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

需訖差差等也謂一步一驟之間或有參差不齊者各有一議論
不逼人以其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

賢曰背當而慕所聞之事
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非濟時之要
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節禮文不同也

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

聽輒見倚奪

賢曰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倚音紀又音飢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

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

妬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寘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

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

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

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

左傳曰亂在外為姦

在內為軌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

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

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

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

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

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

足以解平城之圍

記曰朱干玉戚晃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夫熊之伐功也書禹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

經鳥伸雖延厯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

之膏

賢曰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

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能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

成公英莊子疏曰如熊經木而自經鳥飛空而伸足爾雅翼曰熊類大豕人足黑色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

下亦以革厚而筋驚用此自快故稱熊經蓋為國之澤有似理身

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承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焉貽其銜

毛見曰貽脫也。貽音堂又音台。

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拊勒

鞿駟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

賈曰何休注公羊傳曰拊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駟車轡

鞿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轡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和應也。鑾音堅轉音舟鑾音標。

昔文帝雖除肉刑

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恩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

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善子太叔之辭斯不易之常道矣

開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

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爲任城國以封東平王蒼之少

子尚崇尚之姪也

以太常黃瓊爲司空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

石以上會議其禮

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

特進

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

爰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

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

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

履上殿謁讀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
比鄧禹賢曰載初封侯邑縣與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成是爲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賞
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
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濫竽猶以所奏禮
薄意不悅

元嘉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殺初西域長史趙

評在于寘病癰死

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

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

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

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會敬代爲長史馬達令

敬隱敷于寘事

隱度也敷考也寘也

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

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

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

右執之吏士竝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

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卽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熒等

遂會兵攻敬

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熒音白

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

子使我誅建耳輸熒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輸僕自立爲王國

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

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

輸熒時輸熒死已經月乃斲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

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丙辰京師地震 田議郎崔寔爲五原太

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

見吏則衣艸而出寔至官斥賣諸時爲作紡績織紵練縵之具以教之練音快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掠吏民一

歲至九奔命寔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夏四月甲

辰孝崇皇后區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五月辛卯葬於博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冬十月乙

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爲司空

故侍中楊厚卒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厚年九歲見母待前妻之子不善厚卽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家世善圖讖厚亦精于其學朝廷每有災異輒上消救之法無有不驗時大將軍梁冀專權道弟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歸家脩黃老之學教授門生上名錄者

三千餘人梁太后備古禮以聘之歷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鄉人謚曰文父

元嘉三年春二月丁亥帝幸鴻池

百官志注鴻池在雒陽東二
十里水經注穀水東注鴻池

陂池東西千步
南北千一百步

夏五月

改正五月原
文誤作四月

丙申赦天下改元永興

丁酉濟南悼王廣莢無子國除

廣濟南王
顯之子也

秋七月郕國三十二

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

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

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安平國
屬冀州

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

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

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臺國拜州之日志清姦

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
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其恚疾謗
歸煩興譏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
稷而被其繇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
矣賢曰尚書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
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曰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
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天憲王法也
謂刑戮出於
其口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嗚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
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
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賢曰黥首
謂繫頸也
墨也繫趾謂鈇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鈇。鈇音太又音第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冬十
月太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

僕黃瓊爲司徒光祿勳房植爲司空 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

守汝南應奉招降之率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

記讀書五行俱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

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罪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賞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

所見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

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

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戊己兩部各置校尉各有部候西域傳曰

和帝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忿戾而反攻園屯田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

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

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王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勇斬

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 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

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

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

人三百帳與之

西域傳曰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甲永興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石

行三年喪

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癸卯京師地震 夏蝗 東

海胸山崩

賈曰胸山在今海州胸山縣南

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乙卯封

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胡廣

免以司徒黃瓊爲太尉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爲司徒 冬十一月

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

東漢開上林苑於雒陽西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

泰

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反殺長吏

〔乙〕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

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臣聞民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

民無以爲鑑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冀常

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賢曰鳴

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余按大雅大明

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大商毛氏詩傳曰檀車輅之木陸機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

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得可

駁馬槩迷一名挈槩故齊人諺曰上山天災不有痛於飢膚震食

不卽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帝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

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

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

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魘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爲窮冤之

魂貧賤者作飢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

杜預曰窀穸也窆也厚夜猶長夜也

生者

戚於朝野是愚臣所謂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
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投趙
高以車府橫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
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
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
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寔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賢曰不時

謂不合

於時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

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夏南陽大水是時霖雨不休三輔以東

莫不浸沒宏農令北海公沙穆素明占候乃豫告百姓徙居高地故宏農人獨得免害穆精於河洛推步之術嘗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應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時人奇之穆又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云如有售者當告之以病而賤取其直勿相欺也豬到市卽售其人不以病告價遂浮穆乃齋半直追還其人言吾猪是病不敢多取買猪人始不受穆竟強與之嘗爲繪相時繪侯劉敞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敞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繪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也因苦辭諫敞敞爲之涕泣自新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續爲司空巴郡益州郡山崩秋南匈奴左莫鞬塞耆且渠伯德等反

考異

日帝紀作左臺且渠伯等叛今從張奐傳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

敦煌張奐初到職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木壁中唯有二

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敢叩頭爭止之奐不聽

遂進屯長城此即秦蒙恬所築長城在上郡界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

據邈茲縣前書上郡邈茲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曰邈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使南匈奴

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

其眾降郡界以甯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鑠八枚賢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鑠金食

器名未詳形制也韻書曰鑠戎夷賈耳○鑠音渠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酹音類曰使馬如

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

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永壽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爲屬國都尉初鮮

卑檀石槐之父曰投鹿侯從軍於匈奴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欲殺之妻言嘗誓行聞雷震仰天視而竄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神異且宜長視之投鹿侯不聽而棄之妻私自收養焉年十四五時吳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及長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考異曰袁紀延熹二年鮮卑寇遼東度遼

將軍李膺擊破之今從范書

公孫舉東郭寶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

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

韓詔爲羸長

羸縣屬泰山郡實曰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

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詔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

主者主倉粟之吏也

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

竟無所坐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

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賢曰謂荀淑爲常塗長韓韶爲羸長陳寔爲太邱長鍾皓爲林慮長也

初鮮

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

熲音耿

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

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

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

論司寇刑竟拜議郎

司寇二歲刑

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

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寶等

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頌爲列侯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封梁不疑子禹爲潁陰侯梁胤子桃爲城父侯

城父縣屬汝南郡考

異曰袁紀馬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焉桃作桃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六

起永壽三年盡延熹六年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丁酉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

居風縣屬九真郡交

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

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縣令聚眾至四五千

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

之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河東地裂

京師蝗

或

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四府謂三公府及大將軍

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賢曰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寶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

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

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饒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

吟問路叟之所憂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

我蒸民其非兩極不識不知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適中路聞

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庚

邱子對曰吾有二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敗三

失也事君驥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侈絕是三失也瞰三

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賢曰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

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天下之心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

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小雅鴻雁

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繻之憂列女傳曰

女過時未嫁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旁人聞之莫魯漆室之

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無識也吾豈
以不嫁為悲哉吾憂吾君老而太子少也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

監寐即寤寐也 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取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

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

匹起于板築之間 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斬也余謂窮匹則山陽鐵官徒縣令等是也 投斤攘臂登

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

函牛之鼎絰纖枯之末 絰音卦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 考異曰袁紀在六月今從范書 長沙蠻反

寇益陽 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以司空韓續為司徒以太

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戊永壽四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

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令收考授死於獄

帝由是怒冀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憾專殺京師惶六月戊

寅赦天下改元延熹大雩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註曰君

善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謂盛歟苞苴行歟諷夫昌歟使童男

女各入八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元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

曰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陸佃曰雩雨不雨未定也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

胡廣為太尉已巳雲陽地裂冬十月帝校臘廣成廣成苑在河南新城

遂幸上林苑此上林苑在雒陽西十二月南匈奴諸部竝叛與烏桓鮮

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考異曰按匈奴傳

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暲皆不記一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

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

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墉塹塹

博也○墉音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

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
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
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
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賢曰更謂
卒更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
仁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
朝聽政而未畱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懼逆
上旨取過目前也過度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
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單音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
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
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中郎將校尉

簡練文

武投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吏始則善吏

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俟望之

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

京兆虎牙

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各有太守都尉

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

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

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

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阮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

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

匈奴屠各渠帥

屠各匈奴別種也

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

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

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考異曰袁紀元康元年四月
中郎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

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糾爲單于詔
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

大將軍冀與陳顓素

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嵩爲
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尙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
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
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
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
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

蜀郡夷寇隰陵

賢曰隰陵縣
屬蜀郡故城

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隰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翼
州衛山縣本漢隰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隰陵山

三月復斷

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永興二年
行三年喪

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

寇遼東

梁皇后恃姊兄蔭勢

姊順烈皇后兄大將軍冀也

恣極奢靡兼倍前

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

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

按周禮注鄭眾

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

婦二十七人女御入十一人鄭元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

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

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

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

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編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

以時御教于王所者也鄭元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

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

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編

自望後反之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貫魚無序專房之譏蔽固後

宮甯復有此制乎

后益憂患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

於懿陵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

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肩

襄邑侯弟不疑封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馬援陰侯六貴人二大

肩子桃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顯烈懿獻三皇后

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

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竝樹所親禁省起居纖

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補述上第謂貢

也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

先到冀門牋檄謝恩字書牋表也議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

東宮將相大臣徵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然

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

託樹樹曰小人姦竊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

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

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

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

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

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

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

范曄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

絮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絮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

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

餘人絮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

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

不能得冀怒竝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

外戚箴白鵠賦以風

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莘三母有華崇陽宣王晏起姜后

脫管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留未葉漸已頽虧貫魚不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驪惟家之索牝雞之晨享權擅愛驪已蔽人陵長閒舊圯刺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曉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貨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愾暴辛或婦拒諫是孤嫂蛇其心縱毒不辜隋父是殺孕子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味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塋非但歎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長紀宗廟燒燬妹喜喪夏衰似堯周姬己亡殷趙靈沙邱威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鳩下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敗微無怙常幸爰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順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成敢告在新箴言外戒之禍深切故具載之

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鹿馬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令客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

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
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
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
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
人冀欲認猛爲其女易猛姓爲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
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
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
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小黃門之掌書史者也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
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梁冀家也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悺音管又
音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具姓也考異曰宦者傳作中常侍貝瑗今
從梁冀傳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

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
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
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瑋瑗五人其定其議帝
齎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敷
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
尚書令尹勣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丞郎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欽
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底騶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有六廄中與省約但
置一廄曰未央廄主乘輿及廄中諸馬後又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未央廄卒騶二十人右駿廄從可知也虎賁羽
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合千餘

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聞冀第使光祿勳袁肝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卽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縝司空孫期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壬午立梁貴人爲皇后追廢懿陵爲貴人家帝惡梁氏改皇后姓爲薄氏久之知爲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爲新豐侯徐璜爲武原侯具瑗爲東武陽侯左悺爲上蔡侯唐

衡爲汝陽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愴衡
爲中常侍又封尙書令尹勳爲宜陽都鄉侯霍諝爲鄴都亭侯張
敬爲山陽曲鄉侯歐陽參爲修武仁亭侯李瑋爲宜陽金門侯虞
放爲宛句呂都亭侯周永爲下邳高遷鄉侯皆以與謀誅冀之功
也勳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特清操不以地勢尙人
嘗爲邯鄲令政有異迹謂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謂舅宋光妄刊
章文坐繫洛陽詔獄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大將軍梁商曰諝聞春
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從賊
而見書從賊當作縱賊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
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
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

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
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商高謂才志卽奏免光罪謂由是顯名舉
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
所敬服以大司農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大鴻臚
梁國盛允爲司空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
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案察冀州滂傳曰
饑荒盜賊羣起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
污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會詔三府掾屬
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
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
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街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

書資滂所劾很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
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以會日迫促會日謂三府掾屬會于朝望之日也故先舉

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

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尙書不能詰 尙書令陳蕃上疏

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考

曰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袁紀

五年尙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已爲太尉五年蕃已爲

光祿勳今置在是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袁紀○穉名稚異音渾帝悉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皆不

至穉字孺子少爲諸生清妙高峙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懸以

相還道無拾遺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公

府三舉茂才皆不起帝嘗問陳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

對曰閔生出公族間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

直不鏤自雕主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

先及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

不辭免也

既謁而退蕃

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

有道舉見五十

卷安帝建光元年

家拜太原太守亦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

喪輒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

裹鷄徑到所赴家除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

鷄置前醖酒畢留謁則去

謁猶刺也。音綴又音拙

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

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兄弟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復相戀不能別

履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不應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

於道爲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

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

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暗以被鞘而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閔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資爲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侶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郡界無知者及賀卒於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

傳音傳
賻音諷

綴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

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闕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繼母苦烈晏奉之逾謹

逾愈同

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

里以爲瀛帝又徵安陽魏桓

安陽縣屬汝南郡

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

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爲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爲昆陽

君兄子康秉皆爲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

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

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

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海內愠曰一將軍死

一將軍謂梁冀

五將軍出時災

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露布謂不封之書移副謂將副本移

于三府也白馬縣屬東郡

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十一

思補

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賢曰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

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效稱帝帝之為言諦也鄭元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

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

劔戟送黃門北寺獄都總也護監也詔尚書總監左使中常侍管

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宏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續漢

志郡有五官掾著功曹及諸曹事上書願與雲同曰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

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冒其意歸於忠國

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

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漢官曰雒陽市長茂

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

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

四百石馬大司農郎中上官資竝上疏請雲帝悲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

詔切責蕃乘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擢龍池龍池在羅龍國中

近北宮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霸免死若為雲等言而獄辭則致之死也李雲草澤愚

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

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於是

嬖寵益橫太尉收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臣聞天者

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

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

則以德義為冠冕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筋力昔高皇帝應天順

命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

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

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泮水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于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離亂是以立高不傾履危不跌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暨宦充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尙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其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懲徵與審別真僞復與忠臣竝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砂礫漢書碎

珪壁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笑譏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爲車騎將軍 十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

亭

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山相近在今鄯州

又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

獲生口萬餘人

詔復以陳蕃爲光祿勳楊秉爲河南尹單超兄

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竝以劾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向

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毀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籬作左校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霈羽說種曰中國安甯忘戰曰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遣之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卽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而單超積恨反謂種不能擒賊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稽畜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乃謂其友人閭子直甄子然曰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追劫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斌於是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于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

得脫匿於閭甌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

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于召忽

與之同死也此二臣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

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

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春秋之義選人所長

棄其所短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耳昔虞舜事親大杖則

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

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書奏乃得赦種倫之曾孫也

既而匡又爲州從事朱震所奏帝乃收匡下廷尉竝以譴超超懼

詣獄謝三府爲之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伯厚

震字也車如鷄栖馬如狗者言救援單匡者多也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甚陳蕃上

奏治遺鑑補卷五十四漢紀四十六十四思漢錄

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

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

垂曜在天下應分

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

遵之微功

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紹封萬世爲南鄉侯

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紹

封近習以非義投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

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

封事謂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及誠欲

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

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

宮嫁而天下化

制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紂乃歸而嫁之楚女悲而西宮災

公羊傳曰

西宮災河休注云時魯僖公爲齊桓所脅以齊女爲嫡妻女廢居西宮悲愁怨曠所生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

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

賜傳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尙書令陳蕃任
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
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座

帝座一星在
太微宮中

帝密以問延延上封

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
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媿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
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
晉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卽見夫以光武之聖德
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
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審審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
用延稱病免歸延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嘗爲鄉

喬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喬夫不知郡縣

張延徽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賢曰太公謂祖父邵也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成受學專精經籍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之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燮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

悲感尉人姊戒變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塋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變後徵拜議郎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竝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玉具卽玉匣也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雨墮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偏于天下也考異曰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雨墮云隨意所爲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音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墜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巖耗耗音二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

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通鑑原文此下有唐衛兄玳殺趙岐家屬宗親事今移置于六十四國卷建安六年趙岐卒下閏月西羌餘眾

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農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

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

日遂至積石山

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卽此是

也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眾而還夏五月甲戌漢

中山崩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恬中山人初爲布衣時被公車

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

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
舊友也尙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
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床褥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
家幹輔何有默止傳舍邂逅不自達哉願相隨入廨傳恬辭謝融
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
病稍損相對悲喜又數十日強健酣晏乃別及恬爲司隸薦融自
代替去鄴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取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爲
司徒太常虞放爲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竄零陵蠻寇長沙
九真餘賊屯據日南眾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爲交趾
刺史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
姐等吾種羌圍允街段頗擊破之

姐音子允音沿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

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

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延熹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嵩為司徒 考異曰袁紀在

去年按視恬養後有盛允允免尉為司徒杜去牛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 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

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邱令 雍邱屬陳郡郡故杞國也 以禮讓

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

使歸更恩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

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 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月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鄆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

任城王崇薨無子國絕今以博紹 五月辛酉有星孛於心 晉書天文

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 丁卯原陵長壽門火 原陵光武陵 己

卯京師雨雹

雹音薄

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

博尤來山竝頽裂

岱山在博縣西北賈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城縣二山竝在博縣界

己酉

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爲司空

健爲屬國夷寇

鈔百姓

永初元年以健爲南部都尉爲健爲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朱提音殊時。

益州刺史山昱

擊破之

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秋七月京師雪滅公

卿以下奉貸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

錢各有差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爲司空 冬

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

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

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其功稽固煩軍

賢曰稽固謂停留也

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

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胡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

營塢

塢音戶

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

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竝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

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

謂知馬賢必敗也

臣

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

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

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

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

今渭州西卽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爲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

由郡守不加撫綏致使反叛其病一也爾雅翼鳥鼠河穴之中渭

水出焉其鳥爲餘其鼠爲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鼯而小黃

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

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餘音途嶽音突餘音同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不

如奉瀛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

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延熹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 三月沈氏羌寇張掖酒

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

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毛晃曰結草木曰庵在野曰廬巡視將士三軍咸

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南非異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涼

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竝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

漢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

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

梧 驚馬逸象突入宮殿 乙丑恭陵東闕火恭陵安帝陵 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康陵殤帝陵 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

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 秋

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闔火

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

破之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

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

殺益陽令眾

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

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

叩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

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

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

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

郎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尙爲荊州刺史

右校令掌右工徒秩六百石屬將作

大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考異曰

年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皮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重出誤也

先是所

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

爲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荀曰無猜盜賊可信故樂

羊陳功文侯示以誨畫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尙書朱穆奏

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

拜從事中郎

將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

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

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平定詔

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爲司隸校

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太尉

劉矩免以太常楊秉爲太尉 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旣無

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竝怨遂共

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賢曰謂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

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

賢曰蠢動也戾乖也

曹都懼駭朝廷西顧臣

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

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說口謹謹

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

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僞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

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

郡守謂之郡將

子思復父之恥戰

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譴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

讐貨

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譴易考就臣愚惑

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也

鎮烏孫以公

主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
細君妻烏孫王昆莫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

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

軍有五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尙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
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趙沖敗於鵠陰河動資巨億

有旋車完封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以朝廷供
軍之金幣不發封議而輸之權門寫之權門而名成

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

謫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

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

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

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

歸家

癸延熹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暲字景伯家素富有財三

千萬父卒屬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大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于大陽郭遙見屬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舉焉孝廉累遷梁州刺史甚得民心後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皆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爲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在相位三年薨年六十一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之舉國傷悼單于每入朝望見屬塋慕輒哭泣祭祀 三月戊戌赦天下以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

栩音許

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秋七月甲

申平林圖寢火

平林郡希陵

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

守陳舉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八月緄坐軍還盜賊復發免冬

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

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

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去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

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

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興馬之觀乎又

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

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衛

尉周景爲司空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更職多非

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

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悉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
災謫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
所部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宏農中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
水射聲也各有司馬員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積
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
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
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
吏免官禁錮凡請交舊莫敢爲言惟規薦舉前後七上由是拜武
威太守及規爲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立正元帥以
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
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吏民守關
爲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眾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

亡乃復以類爲護羌校尉。尙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
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
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
貴無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
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
體者以補其處卽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
曰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
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
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
伏不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

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坑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穆凡三奏記以勸戒冀而冀不能用穆常感時俗澆薄乃作崇厚論其略曰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尙相誹謗謂之賊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又曰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又傷交道之薄著絕交論爲世所傳誦穆祿仕數

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卒後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六

思齋樓

桓帝延熹六年